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

第一回 遵上諭八賢赴任 郭玉蓮遇救復生

閒坐書房論古今，算來卻是閒操心。書中有真即有假，後人依假當作真。

閒言少敘，話說我國大清康熙皇帝登基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駕下有八位賢臣匡扶社稷，這八位乃係山東青州府馮閣老、山西汾州府於成龍、山東曲阜縣張鵬翮、陝西臨潼莊召恒、河間府蕭國佐、即墨縣郭瑞卿、濟南府孫廣泗、河南歸德府彭朋。皆係忠心耿耿輔保朝廷。

朝中有一奸臣索艾，依仗正宮國母並守關太子之力，欺壓文武，就是懼此八位賢臣耿直無私，猶如是索艾的眼中釘、肉中刺一樣。索艾暗想：「此八個人實是心腹之患。」晝夜愁思，忽生一計，名為調虎離山之計。主意已定，遂修奏折奏上去。

康熙皇帝閱了奏本，上面所奏乃係山西青大古造反，北番興兵犯境，南方苗子侵界，遼之東西不服王化，山東連年受蝗蝻之災，河南黃水沖淹，兩廣盜賊蠱起，雲南、貴州土匪搶掠，民不聊生。覽畢。口呼：「索愛卿，這四下狼煙起，又兼天災，怎樣辦理？」索國老奏曰：「若要天下太平，朝內現有五虎三杰，可除此患。」康熙皇帝問：「是哪八人？」索國老覆奏曰：「此八人乃係文華殿馮閣老並郭秀、孫廣泗、彭朋、於成龍、蕭國佐、張鵬翮、莊召恒，若命此八人前去查辦，何愁江山不穩？」康熙皇帝聞奏，龍心大悅，立刻刷了一道上諭：國老索艾所奏，四下狼煙所起，黎民塗炭，欽命張鵬翮赴河南巡撫上任，郭秀即赴兩廣查辦，莊召恒赴遼東西鎮守，孫廣泗口北鎮守，馮卿陝西剿辦，蕭國佐赴山東賑撫，彭朋赴雲南、貴州查辦，著於成龍為巡河御史。勿庸請訓，速赴任。欽此。

八位賢臣遵旨謝恩，退出朝，歸府第打點行裝，各自赴任去了。這鵬翮張大人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來至黃河渡口。這且言講不著。

且言兩廣同雲縣有一郭英，年方二十一歲，甚是貧窮，在他胞姐家借了一千兩白銀作買賣，也是他時來運轉，三年以外賺了百萬有餘，良田千頃，瓦房千間，驛馬成群，陡然而富。

可是狠心無良，終日結交匪類之人，又找人上京，使了一千銀，捐了一名監生；又用一千銀拜本縣劉公為老師，自稱門生。

郭英的姐夫李興周乃是秀才公，亦好結交朋友，將萬貫家財消耗，蕩然一空，而今一貧如洗，親戚朋友皆不往來，並無一人登門探視的。李興周獨坐書房，長吁短歎，默想：「我貧在此時，親朋皆躲避我，我不知世態炎涼薄得很。早知有今日，悔當初並未杜門。」悶悶不樂，走進內宅。

郭氏夫人含笑口呼：「夫主為何面帶愁容？」李興周見問，不由長歎一聲，欲語不言。郭玉蓮口呼：「夫主為何欲言不語呢？」李興周曰：「不說也罷。」郭玉蓮笑曰：「你我乃結髮夫妻，有什麼難言之話？」李興周又長歎一聲，曰：「俗言：萬事好解，一饑難忍。」郭玉蓮聞言笑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今時雖窮，若是從新發憤，立志讀書上進，時來運轉，撥雲見日，必有揚眉吐氣、爭光耀祖之時。到那時，千萬再莫學孟嘗君好客，只落得室如懸磬，釜被塵封，這正是『貧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』。你若說是相與朋友好，到如今家無斗筲，藜藿不充，你所交的朋友，可能充咱們之饑餓？」

正是：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。

李興周聞聽郭玉蓮抱怨之言，不由得羞惱成怒，無名火起，惡狠狠用手掌照著郭氏臉上一掌打去，說道：「咱倆從今別說話！」言罷出門而去。

郭氏被打，不由眼中落淚，滿懷冤屈，有自縊之心，雙手抱起小全喜，難割難捨，痛哭不已。只見太陽不久西墜，自己轉思暗想：「誰家夫婦不爭吵？」想到這裡，將自盡之心丟去大半，摸了摸臉上，被夫主打得鼻破臉腫疼痛，小全喜問：「娘呀，你那臉上是哪的血呀？」郭氏說：「我的臉上不是血，是流的汗。」小全喜說：「不是汗，是血。你誑哄我，汗不紅。」

說著，號啕慟哭不止。哭了一會兒說：「娘呀，我腹中饑餓，拿饌饌來我吃。」郭氏玉蓮聞言，猶如刀挖心肝，不由得兩眼垂淚，叫了聲：「糊塗孩子，方才你父所言一饑難忍，我二人因此爭吵。你也說饑餓，教為娘的給你什麼吃？」小全喜只嚷饑渴。郭氏無可奈何，暗想：「小孩無知，不如哄他一哄。」遂提筆在紙上畫了一棵梅樹，上面畫了些梅子，又畫上一個餅，輕輕貼在牆上，口喚：「全喜，那牆上是一個餅嗎？候你爹來家，你父子同吃方是。」小全喜聞言，滿心歡喜，伸手去拿。

郭氏說：「兒呀，是為娘哄你，豈不知畫餅充饑饑還在，望梅止渴是枉然。」小全喜見牆上餅娘不給吃，打滾撒潑。郭氏著急，舉手要打小全喜。小全喜怕打，躺在牀上忍睡。郭氏玉蓮見小全喜困睡，自己暗想：「遇人不淑，家道窮到這樣，何日是一盡頭？也罷，千休萬休，不如死休！」

郭玉蓮想到這裡，找了一根麻繩，向樑上扔過去，挽了個扣兒。方欲上吊，一眼瞅見小全喜在牀上似睡非睡，不由得腹內難割難捨，把抓柔腸。用手撫弄全喜一遍，兩淚交流，忽然將銀牙一咬，雙睛一瞪，脖項已入繩套之中。正在掙命，驚醒了小全喜，爬起來搓了搓眼，看見他娘懸在那裡，遂即叫：「娘呀，你打鞦韆我也上去，我還餓啦。」叫了幾聲，並不答應，站起身來向前一撲，「咕咚」一聲，跌下牀來，摔得鼻破臉腫，號啕痛哭。

再表李興周自從夫婦二人爭吵幾句，走到酒鋪，吃些閒酒，自覺心跳不安，走出酒鋪回家。只聽小全喜又哭又喊，一推門，門已關閉，大喊：「全喜，開門來！」全喜正哭著，聽他父叫門，跑出來哭著說：「俺娘在屋內打鞦韆，不管吾。」遂把門開放。

李興周忙向屋內跑，未見燈火，把郭氏玉蓮輕輕托下來。找了根雞翎在郭氏咽喉一攪，吐出一口濁痰。「咳啞」一聲，微小聲音叫聲：「全喜你在哪裡？」李興周見郭氏妻緩過氣來，未死，腹內念：「阿彌陀佛，可足已夠了！」

郭玉蓮睜眼見丈夫在面前，就知是丈夫落的再，說：「你且燒一碗熱水，我漱漱口喝一點。」李興周連忙點上燈火，燒了一碗水，遞與郭氏妻喝下。李興周說：「從今以後我再不任意交朋友，杜門不出，溫故知新，苦讀詩書，求取功名。」郭玉蓮口呼：「丈夫，你是真心，還是假意？」李興周說：「只有真心，哪會假意。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，若是言行不符，天必厭之。」郭玉蓮聞言，心中歡喜，口呼：「夫主呀，你若真心改卻前非，讀書上進，我助你衣食豐足不缺。」李興周聞言，笑曰：「這也極難，我如今寸土皆無，謹守著茅屋數間，你是從哪裡來的豐衣足食。」郭氏玉蓮口呼：「夫主，實對你說，三年前他大舅在我手中借去一千銀兩，是我積蓄的，以防後用。」

至到如今本利未歸，知咱困苦，他連門也不登。你代我前去討了來，這筆銀豈不夠衣食不費。親戚要緊，千萬莫要爭論。」

李興周說：「賢妻放心，明日我去討銀，李大舅給我多，多接著，給我少，少接著。俗語有云：『命裡有財終須有，命中無財莫強求。』他大舅不給利錢也就罷了，到底必給本錢。」郭氏點首稱是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李興周口呼：「賢妻，家無隔宿之糧，我往十里堡找他大舅去，給多給少拿彩咱好度日。」郭氏囑咐曰：「若到十里堡，千萬莫要貪酒，使我懸念。」李興周說：「從今以後，遇事再不吃酒了。他大舅縱然留我，我也不住下。」言罷，出門奔十里堡而去。

走在半途，頭上烏鴉連聲亂叫，自己暗想，空中烏鴉亂叫，大不吉利。急急忙忙奔到郭家門首，早有人報於郭英。郭英正在大廳陪著知己朋友吃酒，忽聽家人報說：「李興周來了。」郭英心中暗想，昔日我家貧寒，他待我無情，今日他來我家，理當奉還他一個無義。一抬頭見李興周已至大廳，只見李興周含笑口呼：「內弟近來安好？」郭英故意裝聾說：「眾位兄弟，請酒。」李興周又呼：「大舅向來納福了。」郭英佯裝不睬，說：「小廝門，快拿酒上來。」此時李興周進退兩難。有一小廝口呼：「大爺，那大

姑老爺在廳前問安了。」郭英說：「姐夫來了，貴人不踏賤地，三年前到你貴府，你以白眼相加，是我姐姐看不過眼，將我喚進內宅，給酒肉吃喝。你今來到我家，廚下有剩飯由你用，如若不夠，那還有豬狗之食，任你餐飽。」同著張八、李九信口胡言。

李興周乃是讀書之人，將郭英所說的話只當狗屁而已，並不與他分辯是非。轉身出了郭英大門，還家而去。來到自己家，郭氏玉蓮口呼：「夫主，他大舅給了多少銀子。」李興周將郭英行為和所說的話言了一遍。郭玉蓮乃是賢德之人，惟恐夫主氣惱，帶笑口呼：「夫主休要生氣，我那兄弟禮義不明，為人粗魯，言語猖狂也是有的。明日我回娘家，必然斥責他一頓，他若服說，必然登門謝罪也就罷了。若是自以為是，必不來賠情，我向他索討咱那銀子，兩不上門。」李興周默默無言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清晨起來，郭氏玉蓮梳洗已畢，口呼：「丈夫，你同全喜在家看守門戶，我往十里堡去找他大舅，看是如何？」

李興周說：「妻呀！依我說你不去罷。」郭氏問：「因何我不去？」李興周說：「我看郭英兔頭蛇腦，兩腮無肉，猶如猴形。人面獸心，你若去定然和你爭吵。俗話有云：『命裡有財終須有，命中無財休強求。』又云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』妻呀！

你可再思再想。」郭氏曰：「我和他原是一母所生同胞姐弟，好不好，還我銀子，兩不上門。」言罷出了大門，往十里堡而來。

郭氏只走的面赤、足痛、流汗，走一程歇一程，挨至日夕方到郭英門首，早有門丁進去報於丫鬟，丫鬟上寢樓說：「俺大姑奶奶來了，」郭英之妻岳氏禮垣聞報，忙下寢樓，迎著玉蓮說：「姐姐來了。」以手挈著玉蓮之手說：「姐姐一向安好？」

玉蓮回答：「好，弟妹可好。」岳氏禮垣回答：「承姐姐一問。」

二人攜手攬腕上了寢樓，對面落座，丫鬟獻上茶來。不知討銀給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